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
第四十八回 怒海潮連失法寶 莽鍾磬自踏仙坑

且說海潮老祖，帶著擊磬真人，收回腳力，往西南而走。只見金光萬道，也是一樣，上下連成一片，也不見那一面黃幡在於何處。只聽得一聲牛叫，海潮老祖道：「怎麼別夫又在這裡，這不是他的跨貨叫麼。」按住青毛吼，用目細看，那金光陣中，一聲響亮，閃出一位仙家來。只見：

騎著五色如花豹，
身高力猛真雄暴。
頭頂角粗三尺長，
眼如銅鈴金光耀。
不隨老祖度函關，
卻助武王鬧商朝。
身騎神牛真希罕，
殷商紂時早得道。

海潮聖人認不得豎眉仙，便道：「原來不是別夫的跨貨，又是一頭五色神牛。」細看那位散仙，越發奇形古怪，持一枝方天畫戟，穿七星袍，面如鋼鐵，額下網須，四個牙齒獠出，兩道白眉。心中暗暗想道：「這一個妖仙，更來得奇惡，必有一番惡戰。」遂用劍一指道：「何處妖仙，敢攔我的去路麼？」豎眉說道：「吾乃海外豎眉仙是也。海潮，你知道上仙的利害，可收回吼往別處去罷，我也不來趕你。」海潮老祖聞言大怒，仗劍來取豎眉仙，豎眉仙舉戟相迎。劍戟相交，有數十回合。擊磬真人便忙步上前，雙戰豎眉仙。只見金光中又一聲響音，又閃出一位散仙。五絡須，茶條杖，身高三尺，肩膀到膝，好似一個肉球一般，就地滾出。連滾帶跳，大叫：「雲光洞道友，休仗人多取勝，貧道來也。」忙接住擊磬真人來戰。四位仙家，一齊動手，好一場廝殺。袒腹仙身子靈，或左或右，或前或後的打來，擊磬真人難以抵擋，只得敗下陣去。海潮聖人一見，也收回青毛吼，隨著敗將下來。豎眉一見，喝道：「海潮你往那裡去。」一催五色神牛，便緊緊追將下來。海潮老祖忙取出混天玉珠，祭在空中。一朵祥雲托著，似箭如飛，來傷豎眉仙。豎眉仙一見笑道：「海潮你小覷吾的，這樣的法寶，也祭起來傷吾。」仰首觀看，見混天球落將下來，便把日一閉，雙眉一竊，只見在眉上中間，現出兩道白光，騰空而起，就把混天球裹住，一聲響，落將下來。把手一招，接在手中。又一聲大喝道：「海潮你還有什麼法寶，只管祭來。」海潮聞言大怒，回吼又來戰。

擊磬真人一見袒腹仙追將下來，忙取玉磬在手，一時站定腳步，對著袒腹仙連敲數下，袒腹仙不由得一陣眼花繚亂，腦後生風，一時就立腳不住，一跤倒在塵埃。擊磬真人正欲舉錘來取袒腹仙首級，忽然聽得金光中一聲響響，孫臏早到跟前。大叫一聲：「勿傷吾道友，有我燕人在此。」就接住擊磬真人。這裡持錘真人，忙縱步想來傷袒腹仙，袒腹仙早已醒了過來，取起茶條杖，反來夾攻擊磬真人。豎眉仙發手便有石飛打上來，海潮雖道法高深，經不起有石一路打來，就打得海潮老祖不能立腳，忙帶領二位真人，敗將下來。豎眉仙也不追趕，與袒腹仙回守他的汛地。孫臏又暗在金光陣中，應接各家仙長。卻說海潮老祖師徒三人，飛跑往乾地而來，早有一仙長，攔住去路。只見他：身穿八卦仙袍遮體，坐跨白鹿，快如追風，龍頭拐杖拿在手中，須邊白髮蓬蓬，朱漆葫蘆掛在胸前，看他甚是老態龍鍾。海潮認不得皓髮仙，便問：「這位老者，你是那洞真仙，為何擋住出家人的去路？」皓髮仙道：「海潮老祖，你如何連我都不認得，我乃皓髮仙是也。奉了南極子差遣，鎮守金光聚仙陣的西北方乾位，你若知進退，可收回腳力，請往別處去，休走我的汛地，你我又不用動手，豈不兩家又不傷和氣。」海潮老祖聞言大怒：「好老頭兒，有多大本領，你敢扳高，說這等大話。你休走，看我來取你。」

掄動虯龍劍，往上就闖，皓髮仙用手中龍頭拐杖急架相還。孔鹿盤旋，戰有六七回合。只聽得金光陣中一聲鼓響，即出一位仙長，現其形體，持著茶條，大叫：「海潮休得無禮逞強，我來也。」激潮老祖認得，是長笑仙。心中早知他的法寶玄通，難以防備他。誰想他的手下門徒擊磬真人，早躍步上前，接著交手。大戰不上三合，長笑便咧開火盆大嘴，對著擊磬真人，不覺大喝一聲，笑將起來。擊磬真人就骨頭酸軟筋麻，慢慢酸軟倒在地下，長笑仙就舉起茶條仗，才要打將下來。海潮在吼上看見，忙祭起玉幡桿，照長笑仙背脊打來。長笑仙不曾防備，被玉幡打了一跤，跌在塵埃。皓髮仙上來扶起，擊磬真人往下跌走。長笑仙受了這一玉幡桿，也不往前追趕，抖抖道衣，來雙雙攻打海潮聖人。海潮知長笑仙的法術利害，難以破得，忙取出縛仙索祭在空中，來縛笑仙。皓髮仙一見，忙催白鹿上前，用手中龍頭拐杖向上一舉，就化一道火光，把縛仙索燒成黑灰。

海潮一見大驚，忙領著二個門徒，想來同戰皓髮仙。聽得金光陣內有青牛叫一聲，孫臏又到面前，手中掄動沉香拐，上前迎戰。六位仙家一齊動手，大戰有六七個回合。擊磬真人忙取出玉磬，想來傷皓髮仙。卻被孫臏看見，忙飛拐，手中玉磬打得粉碎。海潮一見難於取勝，只得拋下皓髮仙等，撲往東北方生門而來。皓髮仙也不追趕，自回汛地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老祖，將近行至杏黃旗幡之下，只聽得一聲鑼響，閃出一位道家來。風流儒雅，大非他個仙家之相。怎見得：

頭戴九梁冠，雲衣耀眼明。
黃絨絲緊繫，朗月臉如花。
三絡長鬚秀，兩眉豎劍形。
散仙居第一，道法萬人驚。

來的就是文昌仙，用手中方天尺一指，喝道：「海潮老祖你往那裡走？」老祖此時連闖三方，不能出陣，又損了三件寶貝，心如烈火，氣高千丈。一見文昌，也不答話，催吼舉劍，擡頭就砍，文昌仙急架相迎。才交上一合，又一聲鑼響，又顯出降龍仙來。跨著四爪混江龍，飛也似的撲撲海潮老祖而來。持錘真人見他兇惡，忙上前敵住。持錘真人因肩上有傷，難以久戰，忙取落魂鍾，想晃一晃，打降龍仙下騎。誰知此時的遲彼時的快，降龍仙早祭起飛錘打來，正打在落魂鍾上。一聲響，打成粉碎。持錘真人說聲不好，就與擊磬真人敗下陣去。降龍仙與文昌仙也不追趕，便來夾攻海潮老祖。孫臏此時趕到，一齊來戰。海潮老祖自料難以取勝，忙祭起玉幡桿來打降龍仙，卻被孫臏用杏黃旗一指，玉幡桿就墜在塵埃。海潮老祖一見，忙念咒語，收回玉幡桿。剛提在手中，不防文昌仙祭起方天尺打來，把玉幡桿打為兩段。又被降龍仙祭起寶珠打中海潮老祖的後心。虧得海潮老祖穿的是法衣，雖有法寶打來，亦還是微傷。他吃了一驚，忙提吼想跳出圈外而去，又有文昌仙復祭方天尺，一尺打中青毛吼後腿，青毛吼被打負痛，喊一聲往前一跳，幾乎把海潮老祖落將下來。便不敢戀戰，忙催腳力，跟著持錘真人等，往中央敗走。文昌仙也不追趕，依舊鎮守東北方不提。

且說海潮老祖師徒三人等，見孫臏等不來追趕，他師徒也慢慢走。海潮聖人心中想道：「連闖四方，俱不能出陣，反損我的四件寶貝，如何是好？」遂與持錘、擊磬兩個門徒說：「我們且歇一歇，商議商議，怎樣設法出去才好？」持錘真人道：「老祖，如今我們師徒只得三人，他有四面八方，俱是妖仙，又有孫臏往來護救，我等寡不敵眾，焉能闖到出去。術如我等先到聚仙坑，把師兄弟救將起來，人多勢眾，一齊動手，還有一個接濟，老祖以為如何？」海潮老祖聞言，點首道：「賢徒你說的有理，我們共奔陷仙坑去。」說罷，海潮老祖當先，催開腳力，竟奔中央而來。抬頭就見一竿黃幡，迎風飄動。幡下並無人在此防守，心中大喜。差著持錘、擊磬二位真人，飛奔至黃幡面前而來。見是陷仙坑邊，往下一觀，看見十三洞真人俱在坑中，躺的躺，坐的坐，亦有繡眉擦眼，一個個似癡的如呆，低頭無語。怎見得，有牒詞一首：

坑兒不大，十三人盡可容納。或坐或臥相壓，

夢甜甜，好像夜闌更靜人無話。
直臥橫躺學個參禪樣，竟不怕邪火亂丹砂。

且說這陷仙坑，並非萬丈深潭，離岸上能有多少遠，海潮老祖的慧眼，就看不出真假不成？只因海潮老祖的慧眼昏迷，兼有靈幡招掩，把心神搖亂，慧光運不上來了，故此迷惑，就看不真切。心中迷悶說道：「眾門徒都是修真得道之人，如何打在坑中，一個個如泥雕一般，必是南極子有甚法術鎮著他們，故此癡迷。只是如何救得他們起來？」此時就無法可施，便在仙坑邊沿途巡視，叫道：「賢徒們快些上來，有貧道在此。」一連叫幾聲，並不見眾真人答應，心下為難。一會道：「有了，我何不叫持鍾與擊磬兩個門徒，下坑去把他們背上坑來，待我用解壓法自然醒悟。」隨你什麼人，心一轉就沒有主意。海潮老祖要救眾門徒，心不暇打點，便與持鍾、擊磬二位真人說道：「他們在坑裡。被南極子用法鎮住，不能醒悟，你二人下坑去，托他們上來，貧道我自解壓之法。」

二人聞說，即忙跳下坑去，搖一搖那真人等。一個一個如癡如呆的，也不言語。二人在坑下又混了一回，又把眾真人一個一個的細看，又見每人頭頂上貼著一張符，便上來說道：「老祖在上，原來那幾個師兄們頭頂上俱有符鎮住呢。」海潮老祖忙說道：「你們快些揭了去，出家人就有法。」二位真人忙下去，向眾人頭頂上揭靈符。可作怪，揭也揭不開。又揭了一回，又向沿邊說道：「老祖，這符貼的緊得很呢。這靈符我們揭他不起。」海潮老祖道：「你們不須去揭此靈符，即可扶他上來罷，待等出家人來揭此符。」二位真人聞言，便去向那坐倒的人，揉眉擦目，幾多工夫才抬起一個，扶他立在坑邊。才鬆手，又跌將下來。這一個也是如此，那一個又是如此，二人在坑內弄得一身大汗。這坑上的黃旗，是金眼毛遂把守的。他見海潮老祖師徒三人來得兇惡，不敢明戰，卻用隱身草隱住身軀。海潮老祖師徒三人所說的言語，一句句都聽得明白。見二人在坑中，把那些假變真人，你扶我扛，不能上得坑來。又見海潮老祖立在坑沿上，指揮不定。毛遂便顯出身形來，舉起茶條杖，照定青毛猿後腿上打了一下，說「你也下去罷。」海潮老祖未及提防，被他打了青毛猿一下，負痛往前一跳，幾乎連海潮老祖一齊跌下坑去。正是：

明槍容易躲，
暗箭實難防。

海潮老祖大驚，青毛猿就四足生雲，跳過對面坑沿口。回頭一看，見是金眼毛遂，不覺笑將起來，說聲道：「好賊根子，用的賊計智，你往那裡走？且拿住你解解恨兒。」一催青毛猿，在坑邊過來，仗劍來取金眼毛遂。毛遂忙用茶條杖相迎。就在陷仙坑，大戰有七八個回合。毛遂矮小，身體靈便，往來縱跳，海潮老祖難以招架。他手中用的那一對虯龍劍，是兩條蛟龍化作一對雌雄劍。一雌一雄，祭起來，百步能取人首級。他便把雌劍祭在空中，便喝一聲「賊根子，看我的寶劍來取你性命。」金眼毛遂聞言抬頭一看，見虯龍劍來的利害，即忙取隱身草一晃，隱了身子。海潮聖人見金眼毛遂隱了身形，他便收了虯龍劍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這賊根子實難以提防，眾門徒不能上得坑來，自己意欲下坑相救，又怕金眼毛遂用法連自己也陷住。不如先去砍他當中的一桿杏黃旗，陣中必然錯誤，然後再救眾門徒，方得妥當。」想罷，便一催青毛猿，忙奔至中央戊己方位，就向杏黃幡來。相離切近，猛聽得一聲牛叫，孫臏顯出身形，手舉一隻沉香拐，攔住說道：「海潮老祖，你休要動手，想來砍倒此杏黃旗，須要對南極子說過，准你砍你便砍，若是不准，你想來砍，萬萬不能。吾奉南極子法旨，你怒偷砍此幡，斷斷不能。」海潮聖人聞言，心中火發，便大怒，說一聲：「孫臏，你不可欺人太甚。」就在陷仙坑邊，兩家真人大戰起來。卻說坑內持鍾、擊磬二位真人，在坑內左扶右攙眾位真人竟扶不起一個來。二真人在坑內，又聽得坑上有交戰之聲，便知必有仙人來與海潮聖人交手。二人便想上坑來相助，誰知金眼毛遂暗把聚仙幡搖展，他又用三昧真火燒化了鎮仙符，持鍾、擊磬二人在坑內，一陣昏迷，也就不省人事。正是：

鼉魚難脫金鉤釣，
青鳥無知飛入籠。

卻說金眼毛遂，暗用鎮仙符，迷住持鍾、擊磬二位真人不提。

且說金眼毛遂，見孫臏與海潮聖人大戰，忙用隱身草隱住身形，過來助戰。他舉起茶條杖，就往海潮聖人身上直打他兩三下，幸得他身上穿的仙衣護體，不至有重大的傷，心中著忙說道：「別夫我倒不懼你，我倒提防那賊根子，也難敵他。倘或被他打下青毛猿來，雖不致遭你二人之手，到底也被你這別夫與那賊根子恥笑。」即提青毛猿，跳出圈子，往下就敗走去了。金眼毛遂就顯出身形，忙向前追趕。孫臏連忙叫道：「賢弟，休要追趕於他。」毛遂止住，便叫一聲：「三哥，我們何不追上去，把他擒獲呢？」孫臏道：「賢弟你有所不知，不可十分凌辱於他，他到底位高法重，乃是一家教主掌教身分，也奈何他不得。我們不過困住他了，耐他的火性。你且在此守住，此地不可離開。待我再往別處去看看，他往那方，等我好去接應。」毛遂聞言，便立住了腳，孫臏即上了青牛，就從金光中暗暗跟將下去。

且說海潮聖人見難以取勝，他跳出圈子之外，走將下來。坐在青毛猿上，心中一時思想，不覺歎一口氣，暗想道：「我一時失了主意，南極子他既把眾門徒困在陷仙陣，用法鎮住，我反教持鍾、擊磬二真人下去，正是送他們落坑而去，都是自己之過。今日只剩得隻身一人，又無幫手，如何闖得出去。他們雖不奈得我何，亦難取他們之勝。自想運動心神，感動秦營中眾門徒之法力，又不是南極子等對手。倘若知道我困在陣中，一時衝進陣來，不但不能出陣，恐怕反傷性命。」想到此處，心中便覺煩惱起來道：「我今不能破他們的聚仙陣，又不能救起眾門徒出來，也難免三山五嶽的道者恥笑，有何顏面見三十六洞真人。我今直去尋著南極子，見個高下去罷。」復又沉吟道：「他有多少的妖仙，定難以取勝。到底衝出陣方妙，如今若得個能人來，等他把上頭金刀收去，我就容易出陣去。」忽然想起了東華帝君來，心中暗道：「當時不聽他們的言語，至有今日之恥。如今若叫得他來。在外面把金刀收去，自然我容易出陣，陣也不難破了。」